

3

文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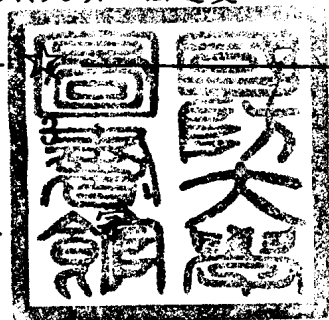
国防大学 2 061 5496 2

西方名著入门

主 编 罗伯特·哈钦斯

莫蒂默·艾德勒

副主编 克利夫顿·法迪曼



文

中 国 商 务 印 书 馆

美国不列颠百科全书公司

1995年·北京

Robert M. Hutchins, Mortimer J. Adler

Editors in Chief

Clifton Fadiman

Associate Editor

GATEWAY TO THE GREAT BOOKS

Vol. 4

Imaginative Literature

本书根据美国不列颠百科全书公司 1963 年版译出
中国商务印书馆和美国不列颠百科全书公司合作出版

© Encyclopædia Britannica, Inc. U. S. A. 1995

XĪFĀNG MÍNGZHŪ RÙMÉN

西方名著入门

主 编 罗伯特·哈钦斯

莫蒂默·艾德勒

副主编 克利夫顿·法迪曼

第 3 卷

文 学

商 务 印 书 馆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100710)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中国科学院印刷厂印刷

ISBN 7-100-01657-6/G · 232

1995年6月第1版 开本 850×1168 1/32

1995年6月北京第1次印刷 字数 393 千

印数 3 000 册 印张 16 1/2

定价: 23.70 元

《西方名著入门》出版说明

我馆致力介绍各国学术名著，已有 90 年的历史。严复译作由我馆刊行，始于 1903 年；梁启超主持编译《共学社丛书》，迄今也有 70 年。本世纪 20 年代末，我馆开始出版《汉译世界名著丛书》；到 50 年代末，此项工作更有计划地进行；1982 年起分批出版《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幸赖学术界和读书界的大力支持，至今已刊行 260 种。我们坚信，为了完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必须吸收全人类创造的精神财富。多年来读书界已深刻理解文化遗产的价值，并且知道利用科学方法和分析态度去研读这些著作，取其精华，弃其糟粕，所有这些都不用多说。

凡够得上称为名著者，大抵都是一个时代，一个民族，一种思潮的代表作；为此，必须了解作品产生的时代背景和时代局限，认清作者的思路历程，才能更好地理解它们蕴藏的思想价值，以便取舍借鉴。因此，在精研细读原著时，读书界期望出版一些带有启发性的辅助读物。现在译印的这套原由美国不列颠百科全书公司出版的丛书，可以认为是这类读物中的一种。这套丛书本为西方学人为西方读者编写的入门书，其特点是说理浅近，文笔流畅，而且往往从侧面选材诠释，具有相当的吸引力，颇能诱发读者研习原著时进一步深思。例如介绍古罗马学界名人塔西佗时，并未对其代

表作（《历史》和《编年史》）作系统的冗长的解释，却选取了他的短篇血泪之作《阿格里科拉传》，此篇写的是作者岳父，但反映出整整一个时代。这套书还有一个特点，即打破了人文学科的边界，将自然科学的名作也放在视野之内，这无疑也是今日我国读书界所能接受和乐于接受的。

原书共10卷，为方便我国读者，中译本改编为9卷。本书的取材及诠释观点，不免会带有编者的局限性，相信当今国内读书界已有足够的能力加以鉴别分析，正所谓“他山之石可以为错”，因此译印时不加评注。

本书中译本由我馆和美国不列颠百科全书公司合作出版。美方在中译本出版时给予支持和协助，我们深表谢意。希望海内外读书界、著译界对本书译印中的缺点提出批评和建议，以便再版时改正。

商务印书馆编辑部

目 录

莫里哀	1
恨世者	7
身不由己的医生	68
理查德·谢里丹	107
造谣学校	110
亨利·易卜生	215
人民公敌	219
安东·契诃夫	335
樱桃园	338
乔治·伯纳德·萧	407
风云人物	413
约翰·M.辛厄	463
蹈海骑手	467
尤金·奥尼尔	481
琼斯皇	486

莫里哀

1622—1673

让·巴蒂斯特·波克兰（莫里哀）1622年1月15日生于巴黎。其父，一个富有的室内装饰商，是一个为王室管理衣着的仆人。莫里哀年仅10岁时，母亲就去世了。

1636年，莫里哀进入克萊蒙学校学习。这是巴黎一所最负盛名的贵族学校，老师都是耶稣会的会士，他在老师的辅导下学习了逻辑学和修辞学，因此熟悉了罗马喜剧。他学习了法律，因而既可以从事法律也可以承袭父业。但他已十分醉心于戏剧。1643年，他21岁的时候，帮助成立了一个戏剧团体——盛名剧团，这时，他起用了艺名莫里哀。贝雅尔一家是这个剧团的重要成员，因为马德莱娜·贝雅尔是剧团的主要演员。剧团租了一个网球场，并开始上演戏剧。

起先，剧团在财务上异常窘迫，因负债累累，莫里哀曾被监禁过。因此，莫里哀和剧团不得不离开巴黎去外省巡回演出。在外省的13年里，他几乎走遍了法国南部，不断地在这一城市和那一城市里演出。在演出和创作剧本的实践中，他获得了极其宝贵的经验。当剧团返回巴黎时，莫里哀已成为剧团的经理和主要演员，并创作了两个剧本。

1658年，路易十四的弟弟，菲利普·德奥尔良把剧团置于自己的保护之下。从那时起，剧团在巴黎的成功得到了保证。剧团被

允许使用位于卢浮宫附近的小一波旁宫。后来，小一波旁宫被拆掉了，剧团改在王宫剧场演出。现在，莫里哀的戏剧仍由法国国家剧院在王宫剧场演出。

莫里哀剧团所演出的悲剧都出自科内尔和其他人之手，莫里哀自己只写过一个悲剧，但这个悲剧并不成功。显然，剧团不得不以演出闹剧和喜剧为主。

1662年，莫里哀和阿尔芒德·贝雅尔结了婚。阿尔芒德是该剧团的一个女演员，她的岁数只及莫里哀的一半大。由于阿尔芒德像《恨世者》中的色里曼纳那样，经常公开与人调情，因而他们的婚姻并不幸福。

在莫里哀一生的其余时间里，他以几乎每年二部的速度创作了许多喜剧，并由此而成为法国最伟大的剧作家。1665年，国王成为剧团的保护人。此后，莫里哀为王室创作了许多音乐剧和滑稽剧。

莫里哀的后半生深受肺结核病的折磨。1673年2月，他创作了剧本《没病找病》，在剧中讽刺了医生这一职业。2月17日，当他扮演剧中主角演出时，突然疾病发作，并于当晚逝世。因为他曾是演员，教会拒绝为他行终敷礼。2月21日，在举行过简单仪式后，被草草埋葬了。

莫里哀一直被称为怀疑论者。如果能对这样一位如此复杂的人物进行概括的话，这个词似乎对他还是合适的。他对他那一时代公认的社会习俗提出了质疑。像斯威夫特一样，他更注重理性而不是情感，并看不起人类。人们可以在他的剧本中看到他所表

插图作者注：“莫里哀在写字台旁……背景是根据1666年版莫里哀作品集的卷首画设计的。”



达的激进思想，一些激进思想为受到震惊的宗教法庭的法官所禁止。但莫里哀的品格必定非同一般，因为他所受到的诽谤和攻击尽管很少有人经历过，但没有什么卑劣的诽谤和攻击是针对他个人的品行的。

《恨世者》于1666年6月4日上演，但演出很不成功。它从未在舞台上取得过很大的成功，但一般却认为它是莫里哀最伟大的作品。

17世纪的观众可能会发现这出戏并没有多少可笑之处。该剧虽是一出喜剧，却具有悲剧的基调。莫里哀自己完全有理由愤世嫉俗。他一直受到激烈的攻击，他的婚姻也不幸福，他的头生子在出生一个月后就死了，他本人也由于劳累过度而得病致死。阿尔赛斯特——由莫里哀自己扮演——在剧的一开始就喊出：“我偏要动气，什么话也不听！”批评者们从这类话语中和从阿尔赛斯特坚决要求上流社会符合自己理想的态度中，发现莫里哀自己的思想感情。

不管这是不是真的，该剧提出的问题，每一位观众可能都不得不进行思考。阿尔赛斯特的朋友费南特提醒他说，上流社会不会因为他想要它发生变化就发生变化，尽管也许每个人都对此感到不快。没有什么人愿意像阿尔赛斯特那样为了自己的理想丧失一切。但不同意爱丽央特的判断又是困难的，她认为阿尔赛斯特身上有某种高尚而勇敢的品质。当然，阿尔赛斯特是“不讲情理的”。但如果每个人对上流社会的不公正和虚伪都采取“合乎情理的”态度，我们又会变成什么样子呢？

色里曼纳——由莫里哀年轻的妻子扮演——是莫里哀巧妙创造的一个人物。她长相迷人、聪明而又口齿伶俐——并似乎爱着阿尔赛斯特。但对阿尔赛斯特来说，她是变坏了，因为她不像阿尔赛斯特那样对上流社会的罪恶作出反应。她喜欢上流社会，对虚

伪的行为采取“合乎情理的”态度。当然，她可能并不赞同虚伪，但她不愿意为了那种注定要失败的、空想的追求而冒风险。

费南特，也是莫里哀巧妙创造的一个人物。他是上流社会的典范——处事冷静而又通情达理，是一个成功者。他身上没有任何的邪恶之处。莫里哀似乎是想向人们说明：一个人在世上是可以行事和善并取得成功的。这两个朋友之间的关系也是特别耐人寻味的。剧的结尾，费南特答应尽力把阿尔赛斯特从自食恶果的处境中解救出来。我们可以抱有这样的希望，这两个朋友彼此将相帮互助。

据说，莫里哀一直扮演阿尔赛斯特这一角色。这一角色让人觉得可笑，甚至使人感觉怪诞。他可能一直设法缓和这出戏所具有的无可置疑的悲伤气氛。该剧的结尾也不同于其他任何一个真正的喜剧：舞台上空空荡荡，主角神情绝望、孤独而又迷茫地站在舞台上。假使观众想要笑着离开剧场，也必定会带着一种失望的感觉。

莫里哀对观众抱有很强的责任感，但他也为生活所迫写出并演出了不少剧本。他预料到《恨世者》不会受到观众欢迎后，便立即着手改写剧团在外省演出过的一出闹剧。新剧《身不由己的医生》于1666年8月6日完成，并且一上演就大获成功。这是一出闹剧，莫里哀喜欢闹剧。他自己扮演斯加纳雷尔这一角色，他的表演使得剧场内掌声四起，观众看得如醉如痴。这个剧讽刺了医生，但这一事实本身并不重要。莫里哀是一位伟大的喜剧演员，能使每一位观众高兴，他自己也会高兴。三百年来，《身不由己的医生》一直愉悦着观众。在莫里哀上演的所有剧本中，该剧上演的场次仅次于《达尔杜弗》而居第二位。

我们不应把这个剧当作一个理智性的记实文献来阅读，而只应把它作为一部娱乐性作品来阅读。读者可以自己进行表演，大

声朗读全剧——或部分场次。我们能够想象得出演出时台词的时间安排，演员的面部表情以及舞台“动作”——这些正是戏剧的核心。正是这些最本质的东西使得这出戏引人入胜。如果说这出戏有什么含义，那就是，上流社会除了具有悲喜剧色彩外，还可以认为上流社会完完全全发疯了。

(张胜纪 译 朱 泱 校)

恨世者

剧中人物

阿尔赛斯特 色里曼纳的求爱者。

费南特 阿尔赛斯特的朋友。

奥龙特 色里曼纳的另一个求爱者。

色里曼纳 阿尔赛斯特所追求的妇人。

爱丽央特 色里曼纳的表妹。

阿尔细诺艾 色里曼纳的女友。

委加斯特 侯爵。

格里党德 侯爵。

白司克 色里曼纳的男仆。

一个贵族审判委员会的警官。

杜巴 阿尔赛斯特的男仆。

场景 巴黎，色里曼纳的房间。

第一幕

第一场

费南特 什么事？怎么啦？

阿尔赛斯特 （坐下）请你不要管我的事。

费南特 不过你必须告诉我到底是什么怪事使得你——

阿尔赛斯特 对你说过了，不要管我，你到一边躲着去吧。

费南特 但是至少你先不要动气，听一听我说的话呀。

阿尔赛斯特 我偏要动气，什么话也不听。

费南特 你忽然这样大发脾气，我不明白你是为什么，虽然我们是朋友，我可是头一个——

阿尔赛斯特 （突然站起）我，我是你的朋友？趁早在你的帐上勾掉这一笔吧。我一向认为做你的朋友是一件光荣的事；然而自从刚才看见了你那种表现，干脆对你说，我不再是你的朋友了，我决不愿意在自甘堕落的人的心里占一个位置。

费南特 那末，阿尔赛斯特，在你看来，我真是罪大恶极了？

阿尔赛斯特 你真应该活活羞死；这样一桩行为是不能得到原谅的，凡是正人君子看了都要忿怒。我看见你在那里向一个人万般殷勤，对他表示最深切的温情；一面狂热地拥抱他，一面还向他赌咒发誓表示友谊，可是等我随后问你他是什么人，你却几乎连他的姓名都说不出来；你对他的那阵热情原来是分手就完，马上就把他看做是一个漠不相关的人了。喂！你竟堕落到出卖自己的灵魂，这真是一件丧失人格、卑鄙无耻到极点的事。如果我不幸也做了像你那样的事，我便会懊丧得立刻去上吊。

费南特 我可看不出这件事是应该上吊的，我恳求你发发慈悲，允许我擅自将你对我的判决减轻一点，并不因为这个事就去上吊，对不起得很。

阿尔赛斯特 这种玩笑开得多么无聊！

费南特 那末说正经的，你倒是要我怎样呢？

阿尔赛斯特 我愿你做个诚实人，不是真正从心眼里发出来的话一句也不说。这才不失为正人君子。

费南特 如果有一个人高高兴兴地跑过来拥抱你，你总该照样还他一个礼，总该尽你所能的回答他的殷勤吧！他怎样来，你就怎样去；他要宣誓，你就赌咒。

阿尔赛斯特 不，我看不惯你们那些时髦人所做的下流样子。我最恨那些动不动就赌咒发誓的人的丑态；我最恨那些满面春风，动不动就跟人拥抱的人，我最恨那些废话连篇，一心要讨好别人的人；他们对所有的人都玩那一套虚伪的礼节，不管对一个正直人或对一个坏蛋，总是一般看待。倘使有一个人对你表示殷勤，向你宣誓证明他的友谊、忠心、至诚、崇敬、温情，天花乱坠地把你恭维了一大套，可是等他遇见另外任何一个草包，他也过去如法炮制一番；请问，这到底于你有什么益处？不，不，世间没有一个良心摆在当中的人愿意接受这种媚妓式的尊敬的；如果有人把我们跟全世界的人都混在一起来看，最光荣的尊敬也就分文不值了。无论这个人的尊敬心是根据什么偏爱发生的，如果他对任何人都加以尊敬，那就是对任何人都没有加以尊敬。既然你也染上了现时流行的这些毛病，哼哼，你就不能再做我的朋友了。我不能接受那种对个人才德不加任何区别的广泛的情谊。我要你把我跟别人区别开来；干脆说吧，把所有的人都当作朋友看待的人，我是不喜欢的。

费南特 但是既然在社会上，就不免要有交际往还，那末就不得不顺着习惯的要求拿些应酬场中的俗礼应付别人呀。

阿尔赛斯特 不，我对你说，我们应该不留情面地谴责那种可耻的、虚假的朋友间的往还。我们要做真正的人；无论在什么地方，都必须使我们的内心兜底暴露在我们的言词里，应该是我们的内心在那里讲话，不能让我们的真实情感蒙上那个虚伪客套的假面具。

费南特 有许多地方一味地爽直反倒叫人看着可笑，再说也行不

通；尽管你对名誉的看法那么严格，说句你不爱听的话，有时候能将心里的话隐藏起来倒还是件好事呢。我们对成百成千的人究竟都有什么想法，难道可以完完全全对他们讲出来吗？那算有礼貌吗？比方我们恨某一个人，我们莫非就应该将真情实况全都告诉他本人吗？

阿尔赛斯特 是的。

费南特 什么？那末你当真去对那老艾密莉说，像她那样年纪还要假装美人未免不大相宜，说她满脸擦的粉谁看了都恶心吗？

阿尔赛斯特 当然的。

费南特 你也对陶里拉说他太不知趣，不该在宫里大谈他本人如何英勇，出身如何显贵，谈得没有一只耳朵不腻烦？

阿尔赛斯特 对了。

费南特 你这是开玩笑吧。

阿尔赛斯特 我一点也不开玩笑，在这点上我是一个人也不能放过的。我的眼睛实在看不惯；无论在宫里或在城里，所见所闻全都是叫我气恼的事；我看见了那些人的处世方式，我就感觉非常悲观，万分痛苦；我到处只看见卑污的谄媚、不公、自私、卖友与奸诈；我真忍受不住了，我要发狂了，我的计划是要和全人类正面地痛痛快快地斗一场。

费南特 这种哲学家的忧伤未免太过分了，我见了你这种隐忧深愁实在觉得好笑，我想我们这两个受同样教育长大起来的人颇像《丈夫学堂》里所描写的那一对弟兄，一个是——

阿尔赛斯特 哎哟！不必提这种乏味的比喻了。

费南特 好，就不提吧，那末，说正经的，你赶快不要再这样疯疯颠颠了。世界不会因你这番操心而改变样子的；既然你是这样热爱真诚，那末让我来直爽地告诉你：你这个毛病，无论在哪儿都要弄出笑话来的；你对于现时的风俗习尚怀着这样大的

忿怒，很多人要把你当成怪物。

阿尔赛斯特 那才好呢，活该！那才好呢，我正要他们那样。那才是一个好的标志，我反要觉得十分高兴：所有的人在我看来是如此的丑恶，我如果成为他们眼中的好人，我倒要不痛快呢。

费南特 你果真这样痛恶人类吗？

阿尔赛斯特 是的，我对人类憎恨到极点了。

费南特 世上所有的人，没有例外地都包括在这种憎恨里吗？可是在我们所处的时代里总还有不少……

阿尔赛斯特 没有，我的恨是普遍的，我恨所有的人：有些人，我恨他们，是因为他们凶恶伤人；有些人，我恨他们，是因为他们对待恶人也是一团和气。凡是纯洁心灵对人间罪恶应有的憎恨，他们丝毫都没有。现在正那我在富有的那个地道恶棍，别人却那样不辨是非地性跟随着他。在他那副假面具的后面，你可以完完全全地看出他是个恶毒的奸徒；无论到什么地方，谁也可以认出他是何等样的人，他的两只眼滴滴地乱转，他的语声故意装模作样，只有外来的人才会被他蒙住；可是这个原应在他的广漠的疆域，却靠着嵬峨的钻营混进了上等社会；并且由于这种钻营，他居然走了鸿运，惹得真正有才学的人气忿不平，有道德的人抱愧含羞；虽然人们到处都用一些可羞的头衔加在他的身上，他那狼藉的名声也并没得到任何人的同情；虽然称他作骗子手、无耻之徒、该死的强盗，也可以担保人人同意，没有一个人会出来反对；可是他的虚伪丑态却到处受着人们的欢迎：大家对他都热烈款待，笑脸相迎，无论什么地方他都混得进去；如果有一个位置必须要手腕方能到手，那末第一流的贵族绅士也难与他竞争。唉！眼看着大家对于恶人这样宽容放纵，我真好比受了致命的创伤。有时候我就突然不由自主地要逃到大沙漠去，避开所有的人。